

“树叶”队

□谭踐



谭踐，1965年10月生于山东新泰乡村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山东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、山东省作协全委会委员、泰安市作家协会主席，著有诗歌、长篇报告文学、散文、文学评论等共200余万字，曾获东岳文艺奖、山东“五一”文化奖、泰山文艺奖等。

我们那地方说话，往往把“s”音读作“r”音，比如把“叔”读作“夫”、“树”读作“父”。所以我最初听到“副业”一词时，将其理解成了“树叶”。听说村里成立了“副业队”，我很好奇，“树叶队”是干啥的？难道专门负责收集树叶？当然，树叶可以烧火，可以喂牲口，用处很多。每到秋天落叶时，我们会用篮子捞树叶，捞满一大筐后背回家去；也有小孩子，拿根麻线，穿了棒针，漫步林子，东撒西瞭，专捡大杨树叶，一叶叶穿在麻线上，压实后，渐成一长串；同时，有蚂蚱逮蚂蚱，有知了抓知了，也穿在这麻线上。这样的劳作，乐趣多多。村里成立了“树叶队”，我们的收获和乐趣大概就要受到“侵犯”了，“树叶队”肯定会宣称一切树叶归他们所有……我有些快不快。直到后来，我听说“树叶队”正忙着造酒，才发现他们对树叶不感兴趣，渐渐也就把这一茬忘了。

一日，有小伙伴邀请我去参观“树叶队”造酒。“树叶队”的队长是他三叔，我也喊那人三叔。三叔长得五大三粗、浓眉大眼，据说一顿能吃十几个大馒头，吃饱了能抱着碌碡转圈儿。可惜当时的年月，别说馒头，就连地瓜干、煎饼也没法敞开了吃，于是，几乎没人看见过三叔的这项“壮举”。“树叶队”设在村中央一户人家，我们还没到，就闻到一股酒糟味儿，走进大门，那味道呛得人直咳嗽。院内，蒸锅上一个酒甑子正撒尿似的流着透亮的水。三叔见我们来了，欢快地打着招呼：“哈！来客了，咱先敬杯酒！”说着，接了满满一茶碗，自己先喝了一大口，又端到我们嘴前。我们每人抿了一小口，像一朵火苗窜入口中，辣得直跳脚。三叔说：“你俩真没出息，看我的！”接着一仰脖，“咕噜”一声咽下，然后把茶碗翻过来，滴酒没剩。旁边正忙活的一位老人哑巴着嘴，生气地说：“老三，就你有出息！要都像你这个喝法，咱这‘树叶队’还干得下去吗？”三叔不好意思地说：“都是这俩臭小子惹的，快滚吧！”

我开始上小学，教语文的是位外地女老师，说话口音和我们不同，听着很别扭，我们都说她“撇腔撩调”。她说，这是国家规定的普通话，我们再不改，考试都算错。

有一天，我突然悟到，村里的“树叶队”其实是“副业队”，不由得一阵脸红。

后来，副业队不造酒了，改养鸡，没成；又开了砖窑厂，干了几年，大家都说他们制的砖瓦格外沉，格外结实；然后他们又干起了机械维修，全国各地跑着联系业务，给生产队交钱买工分。干着干着，赶上改革开放，挣多少钱都归他们自己了。几年下来，三叔瘦了一大圈，腰包却鼓了起来，据说已经开始拿麻袋装钱往家拿了。再后来，镇里招商引资，三叔回来建了家起重机厂，其他几位能人纷纷效仿，回镇建厂发展，为镇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。

有一回我到三叔厂里，三叔拿出一瓶茅台说：“咱爷俩好久不见，喝杯好酒吧！”三叔给我倒了杯酒，自己则倒了杯开水——他早戒酒了。一口酒下肚，我突然想起了“树叶队”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

赵波平，泰安人，泰山景区中天门管理区林业正高级工程师、泰山文化协会会员，曾主编《泰山故事——景物篇》，参编《泰山石刻当造像》《泰山石刻书外拾锦》《北方乡土树种园林应用》等。

后石坞“擒石松”

□赵波平 文/图



后石坞松石景观。

后石坞是泰山的“后花园”，也是传说中碧霞元君的修炼之地。这里群峦叠嶂，分布着世所罕有的天然古油松林。在近1300棵古油松中，树龄最高的已逾500年，是宝贵的古树名木资源。古油松铜干铁枝，在自然界的风、霜、雨、雪、淞中铸就了伟岸身姿。它们有的凌空欲飞，有的侧身壁障，有的悬空倒挂，有的直冲长空……可谓千姿百态、气势如虹，展现了傲视苍穹、凛然不屈的青松品格。在这片天然古油松林中，有一棵位于姊妹松东北侧的劲松，它高近6米，干及冠倾斜，一根主枝向南探出并卷曲着，将一大石拦住。被拦住的大石状若蛤蟆，正鼓肚瞪眼与树较劲。松与石，构成了一处生动传神的景观。

相传碧霞元君在泰山后石坞修炼时，一白猿主动送来山桃、山杏为她充饥。靠着白猿送来的山果，碧霞元君才得以集中精神修行。后来，白猿受碧霞元君点化，还差两成功力就能成仙了，却引起了天空山石隙中一只癞蛤蟆的嫉妒。

这只癞蛤蟆经常偷听碧霞元君讲经说法，也有了功力，却始终无法修成正果。白猿即将成仙，癞蛤蟆因妒成恨，它瞅准白猿为碧霞元君送山果的时机，将一巨石狠狠推下，欲将白猿压在石下。白猿听到落石的声响，心道不妙，飞身跃上鹤山，发现癞蛤蟆正推着一块巨石朝自己奔来。白猿担心碧霞元君被巨石砸中，接连几个飞跃，准备纵身扛住巨石，无奈巨石下落太快，眼看就要砸中碧霞元君的修炼之地。白猿立即化身为一棵巨松，伸根扎入山石，探出枝干，牢牢将巨石抱住，将其固定在了天空山半腰。碧霞元君安全了，白猿变成了巨松，癞蛤蟆也成了巨石的一部分。多少年过去了，白猿化身的巨松依旧牢牢抱着那块巨石……

如今，游览后石坞的人们，能在路边看到一棵用枝干拦截石头的松树。这棵松树，被当地人称为“擒石松”。

秋天物语·拐杖

□李长莉



李长莉，新泰市果都镇中学语文教师，作品散见于《少年文艺》《儿童文学》《课外生活》等，曾获《少年文艺》优秀作品奖、读友杯第四届儿童文学教师组优秀奖、读友杯第五届儿童文学教师组铜奖，出版小说集《一只驴子穿过城市》。

二舅打电话问我在没在家，在家的话，他就把花生和地瓜给我送来。我说我有空就去拿，不用送了。他说他经常来镇上，顺手就捎来了。我说好吧。

二舅来的时候是个傍晚，正处于天将黑透的边沿。我早早在楼下等他，所以他一拐进小区，我就看到他了。二舅从电动三轮车上下来时，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掏出了一根拐杖。那拐杖不像拐杖，它太短了，二舅要弯下身子才能借助它的力量。我不知道二舅是想让这根拐杖看上去不像拐杖，还是想让自己看上去不像拄着拐杖。反正，二舅拄着拐杖从电动三轮车上下来时，我心里“咯噔”了一下。二舅说，一袋子地瓜太重了，他和我一起抬吧！我说不用，我自己就行。我问二舅，你腿又疼了？他说累的，休息几天就好了。我这才惊觉，二舅股骨头坏死已经很多年了。

我抓住电动三轮车斗里的地瓜，想抱下来，却低估了一袋子地瓜的重量，最后只能勉强把它拖下来，然后像拉死狗似的，把重重一袋子地瓜拉进了储藏室。说什么也不能让拄着拐杖的二舅和我抬。

比起地瓜，那袋子花生明显轻了不少，我完全能搬动。二舅还给我带来两个瓠子，这两个瓠子长得比枕头还长，我一次只能扛一个。把二舅给我的东西运完后，我又把提前备好的给二舅的东西放进了车斗。我知道，二舅一准儿不会去楼上坐。他从来不上去，这次

我也不想让他上去了。那根拐杖，似乎已经把二舅要说的很多话都说了。

二舅走后，我久久无法忘记二舅拄着拐棍的模样。黄昏能模糊他脸上的皱纹、流淌的汗水、花白的头发和目光里的疲倦，却无法隐藏他拄着拐棍的样子。二舅生于20世纪50年代，读高中时参军，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，也获得了留队的机会，但他惦记着家里定亲的媳妇儿，选择了退伍。退伍后的二舅成了农民，终日辛劳，不算富裕。二舅在河边种过葡萄、苹果。那河常年干涸，果树得不到及时浇灌，一年到头结不出几个果子。二舅还养着几只羊，冬天羊生崽儿的时候，他会整夜伺候，唯恐小羊羔冻死。二舅子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，已经无法劳作。

我们家相框里，有一张二舅的照片，照片中的他穿着军大衣，站在一辆坦克边，英姿飒爽。

我最初读巴尔扎克的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，是从二舅家借的。那是他读高中时买的。

我曾经看过一个名为《二舅治愈了我的精神内耗》的短视频。当时我就在想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能治愈我们精神内耗的二舅还挺多的，可谁来治愈这些二舅呢？

二舅曾笑着说，如果以后他不能动了，就去田里，他在那里埋了好多农药……我们谁都没问他把农药埋在哪儿了。我们宁愿相信那是一句玩笑。